

女 子 文 庫

現代女作家創作叢書

廬隱短篇小說選

廬隱女士作

上海女子書店印行

1935



庫文子女

書叢作創家作女代現

廬隱短篇小說選

中華民國廿四年元旦初版

著者 盧隱女士

主本文庫
編者
姚名達

本行發行者
黃心勉

印刷者
均益上海
利國聯合
印刷公司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

總發行所 女子書店

上海四馬路三百號

總經售處 新中國書局

▲有著作權▼

翻印必究

廬隱短篇小說選目錄

1. 海濱故人.....	一
2. 父親.....	九四
3. 或人的悲哀.....	一三九
4. 麗石的日記.....	一六七
5. 勝利以後.....	一八七
6. 何處是歸程.....	二〇九
7. 地上的樂園.....	二二一
8. 蘋果爛了.....	二七三

海濱故人

呵！多美麗的圖畫！斜陽紅得像血般，照在碧綠的海波上，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，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，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，五個青年的女郎，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，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；只要早晨披白絹的安琪兒，在天空微笑時，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。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，她們也必定要到。

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，有一個名字叫露沙，她在她們五人裏，是最活潑的一個。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，用雲母石作枕頭，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疑思。她在城裏念書，現在正是暑假期中，約了她們的好朋友——玲玉，蓮裳，雲青，宗瑩

住在海邊避暑，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。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，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。但却十分剛強，她們給她的贊語是『短小精悍』，她的脾氣很爽快，但心思極深，對於世界的謎髮髯已經識破，對人們交接，總是談諧的。玲玉是富於情感，而體格極瘦弱，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。她認定世界偉大和神祕，只是愛的作用，她喜歡笑，更喜歡哭，她和雲青要好。雲青是個智理比感情更強的人，有時她不耐煩了，不能十分溫慰玲玉，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。有時竟至放聲痛哭。連裳爲人最週到，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，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，她和雲青很好。宗瑩在她們裏頭，是最嬌豔的一個，她極喜歡豔妝，也喜歡向人誇耀她的美和她的學識，她常常說過分的話。露沙和她很好，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，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，待人很好，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，來附和她。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，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熟，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，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。所以牠們就在一切同

學的中間，築起高壘來隔絕了。

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。她們五個人又來了。露沙睡在海崖上，宗瑩蹲在她的身旁，蓮裳，玲玉，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，看碧波閃映，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，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，玲玉說：『船來了！』大家都站起來觀看，漸漸看見煙筒了，看見船身了，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，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，直到走到極遠才止，她們因又團團坐上，說海上的故事。

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，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，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，有一天因為心裏煩悶極了，不住聲的啼哭，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，也止不住哭聲，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，也是無效。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，被她攪得急起來，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。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，才止住哭聲。

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，多着呢，我都知道。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，露

沙生的那天，我媽媽也在那里。玲玉說你既知道，講給我聽聽好不好？宗瑩看着露沙微笑，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，露沙說：『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，你說說也好，叫我也知道知道。』

於是宗瑩開始說了：『露沙出世的時候，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，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。當孕着露沙的時候，只盼望是個女兒。這時露沙正好出世。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，十分愛護。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，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，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，她的外祖母死了。并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，爲了露沙的出世，終沒去成，事後每每思量，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，她便想到母親的死，晶瑩的淚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。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，把思量母親的熱情，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！』

還有不幸的，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束，使露沙沒有乳汁喫，稚嫩的哀哭聲，便從此不斷了。有一天夜裏，露沙哭得最凶，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。他母親又

急又痛，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，她父親也嘆息道：「這孩子真討厭！明天僱個奶媽，把她打發遠點，免得你這麼受罪！」她母親點點頭，但沒說什麼。

過了幾天，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，那個新奶媽，是鄉下來的，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，兩道細縫的小眼，上唇掀起來，露着牙齦。露沙初次見他，似乎很驚怕，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，後來那奶媽拏了許多糖果和玩物，才勉強把她哄去。但到了夜裏，她依舊要找娘去，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，輕輕拍着，唱催眠歌兒。纔把她哄睡了。

露沙因為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，身體十分孱弱，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，她有時哭了，奶媽竟不理她，這時她的小靈魂，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冽了。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。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，并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。這可憐的小生命，更沒有人注意她了。

在那一年的春天，鳥兒全都輕唱着，花兒全都含笑着，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

草地上玩耍，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，關閉在一間廂房裏。當她病勢沈重的時候，她母親絕望了，又恐怕傳染，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，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：「唉！怎變成這樣了！……奶媽！我這裡孩子多，不如把他抱到你家裏去治吧！能好再抱回來，不好就算了！」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，當時就收拾起來，到第二天早晨，奶媽抱着露沙走了，他母親不免傷心流淚。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，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，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，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。

奶媽的家，離城有二十里路，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，她的房子，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，一共四間，房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，籬笆外有一道小溪，溪的隔岸，是一片田地，碧綠的麥秀，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，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，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，家裏有一個紡車，奶媽的大女兒銀姊，天天用她紡線，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，露沙到了奶媽家裏，病漸漸減輕，不到半個月已經完

全好了，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，從前那黃瘦的面孔，現在變成紅黑了。

露沙住在奶媽家裏，整整過了半年，她忘了她的父母，以爲奶媽便是她的親娘；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。朝霞幻成的畫景，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，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，是她的良友，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。

露沙回家的時候，已經四歲了。到六歲的時候，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。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。」

宗瑩說到這里止住了。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，雲青忽喊道：「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，太陽已經到了正午，我們回去喫飯吧！」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。

在這一個暑假裏，寂寞的松林，和無言的海流，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，她們對着白浪低吟，對着激潮高歌，對着朝霞微笑，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。不久暑假將盡了，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，她們黃昏時擎着簫笛等來了。

露沙說『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，這海上的風景，只有這一次的享受了。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……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，但和我們也混熟了，縱晚點回去也不要緊，今天總要盡興才是。』大家都極同意。

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，海水染成紫色，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，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，有時露出兩道紅來，彷彿火神怒睜兩眼，向人間狠視般，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，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，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，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珠般，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。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，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。

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，如柳絲輕舞，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：

『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，

白雲阻其去路。

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，

懼頽巖而踟躇。

傷煙波之蕩蕩兮；

伊人何處？

叩海神久不應兮；

唯漫歌以代哭！』

接着歌聲，又是一陣簫韻，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，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，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，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鳴咽不絕，最後音響漸杳，歌聲又起道：

『臨碧海對寒素兮。

何煩紆之縈心！

浪滔滔波蕩蕩兮，

傷孤舟之無依！

傷孤舟之無依兮，

愁綿綿而永繫！』

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，沈思無言，便是那作歌的宗瑩，也只有微嘆的餘音，還在空中蕩漾罷了。

二

她們搬進學校了。暑假裏浪漫的生活，只能在夢裏夢見，在回想中想見。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。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，一張長方桌前坐着，拏着一枝筆，癡癡地出神，看見同學走過來時，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，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，手裏正拏着信，含笑的看着，露沙等她走後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，層層地分析，過了半點鐘。便抽去筆套，在一冊小本子上寫道：

『一個很體面的女郎，她時時向人微笑，多美麗呵！只有含露茶蘼能比擬她。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，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！這時不止像含露茶蘼了。并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。又柔媚又艷麗呢！』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。她放下她的小本子，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！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。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。——大約將近四十歲了——她擎着一堆書，縐着眉走過去。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。不禁長嘆一聲，又擎起筆來寫道：——『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，——她的兒已經十歲——當她擎着先生發的講義——二百餘頁的講義，細細的理解時，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。她那時縐緊眉頭，合上兩眼，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，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。』

先生們常說：「她是可佩服的學生。」我也只得這麼想，不然他那緊縐的眉峯，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；我必定要想到：「人多麼傻呵！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

——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，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……」『噹噹一陣喫飯鐘響，她才放下筆，從圖書館出來，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，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，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，叫『著作家』，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。只是微笑：『算了吧！著作家談何容易？』說完這話，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。

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。她每天除上課之外，便坐在講堂裏，和同學們說：『人生的樂趣，就是情。』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，一個叫做蘭馨，一個叫作孤雲，她們兩人最要好。然而也最愛打架。她們好的時候，手挽着手。頭偃着頭，低低地談笑。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，用什麼樣花邊，或者作一樣的鞋，打一樣的別針，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，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，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，誰到誰家去，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，竟手舞足蹈，合唱起來。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：『你看她們多快樂呵！真是人若沒有感情，就不能生活了。情是

滋潤草木的甘露，要想開美麗的花，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，『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。我們級裏誰最有情，誰有真情，宗瑩笑着答她道：『我看你最多情，——最沒情就是露沙了。她永遠不相信人，我們對她說情，她便要笑我們。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。』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：『真的嗎？……我不相信露沙無情，你看她多喜歡笑，多喜歡哭呀。沒情的人，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。』宗瑩聽了這話，沈思一回，又道：『露沙這人真奇怪呀！……有時候她鬧起來，比誰都活潑，及至靜起來，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。』

她們一天到晚，只要有閑的時候，便如此的談論，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。叫『情迷。』她們也笑納不拒。

雲青整天理講義，記日記。雲青的姐妹最多。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。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，下課的時候，除理講義，抄筆錄，和記日記外，就是作簡章，和寫信。她性情極圓和，無論對於什麼事，都不肯喫虧，而且

是出名的拘謹。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，或是愛國運動。她雖熱心幫忙，但叫她出頭露面，她一定不答應。她唯一的推辭只說：『家裏不肯。』同學們能原諒她的，就說她家庭太頑固，她太可憐，不能原諒她，就冷笑着說：『真正是個薛寶釵。』她有時候聽見這種的嘲笑，便呆呆坐在那里。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？她便悲抑着說：『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！』露沙早聽慣她這種語調態度，也只冷冷地答道：『何必求人了解？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？』雲青聽了露沙的話，就立刻安適了，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。

蓮裳和他們四人不同級，她學的是音樂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，便是操場上唱歌。她無憂無慮，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，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，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：『哎呀！你們真討厭。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，有什麼用處呢？來吧！來吧！操場玩去吧！』她跑到操場裏，跳上秋千架，隨風上下翻舞，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，她的目的，只是快樂。她最憎厭學哲理